



百家讲坛

LECTURE ROOM

系列丛书

中央电视台 CCTV 10

语言 的 方程

百家讲坛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 编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I106-53

5

2006

语言 的 方程

百家讲坛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言的方程/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编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
(《百家讲坛》系列丛书)

ISBN 7-300-07626-2

I. 语…

II. 中…

III. 文学评论-世界-文集

IV. I1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0360 号

《百家讲坛》系列丛书

语言的方程

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栏目组编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70 mm×228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张 19.25 插页 2

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26 000

定 价 2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

总 序

2001年7月9日，午间时分，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，一所特殊的、开放的“大学”悄然开学了。

说其特殊是指——

“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，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”是它的办学方针；

“聚集知识精英，共享教育资源，传播现代文化，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”是它的办学理念；

“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，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，追求学术创新，鼓励思想个性，强调雅俗共赏，重视传播互动”是它的追求；

“建构时代常识，享受智慧人生”是它的办学目标。

论其开放是说——

免试免考；

不限年龄、身份；

“热爱知识”是入学的唯一要求。

这是哪所“大学”？

《百家讲坛》。

《百家讲坛》在哪儿？

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。

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，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！

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丁肇中、周汝昌、叶嘉莹、白春礼、厉

以宁、冯骥才、龙应台……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。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，是人类生存的根基。

让知识可感，让思想可触，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——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。

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，《百家讲坛》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。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，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。

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？

我们想到了出版，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。

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，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，分系列结集出版；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，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“大动作”称为2004年的“壮举”，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。

观众和读者朋友，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！

丛书编委会



目 录

语言的方程

- 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（上） 余秋雨 / 1
- 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（下） 余秋雨 / 16
- 余秋雨谈散文 余秋雨 / 34
- 创作与翻译（上） 余光中 / 46
- 创作与翻译（下） 余光中 / 58
- 经验、想象力、真实
- 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（上） 格 非 / 72
- 经验、想象力、真实
- 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写作（下） 格 非 / 90
-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（上） 曹文轩 / 103
-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（下） 曹文轩 / 119
- 谜语之谜——艺术逻辑的基本原理 董小英 / 131
- 欧美小说的情节演化模式（上） 张世君 / 146
- 欧美小说的情节演化模式（下） 张世君 / 163
- 欧美小说人物速写（上） 张世君 / 181
- 欧美小说人物速写（下） 张世君 / 197
- 诗的发现 吴思敬 / 212
- 诗的人文关怀 罗宗强 / 227
- 漫谈诗歌创作（上） 邹静之 / 239
- 漫谈诗歌创作（下） 邹静之 / 252
- 关于诗词的对话 止 庵 刘 宏 / 266
- 关于艺术的对话 刘心武 张颐武 / 282

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（上）



主讲人 余秋雨

1946 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。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、上海写作学会会长。现任上海市政府咨询策划顾问，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交通大学、上海大学兼职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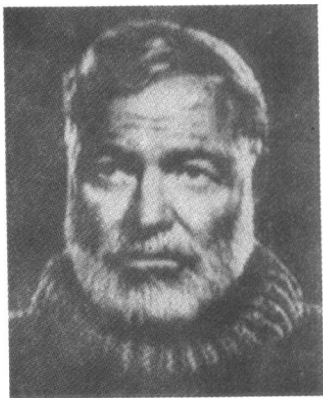
主持人：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学馆。今天的“在文学馆听讲座”，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著名学者、散文家余秋雨先生。余先生为我们讲的题目是《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》，大家欢迎。

余秋雨：今天讲的题目，是《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》。我是想从创作学的意义上来讲文学其中的一个技术性问题。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演讲当中，专门来谈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技巧性问题呢？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对于文学上的、创作学上的一些问题往往过于忽视，对文学和文化的思考，更多的是比较粗糙的、高屋建瓴的大概念。在一定的時候，我觉得这也还是需要的。但是，如果深入到文学的内部，光是这样的思考就不够了，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所在，需要做认真的探讨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什么是我今天要讲的未知结构。可能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不太注意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，但是，我把它讲出来以后，大家会慢慢地觉得，这确实是比较重要的。我想先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它，把未知结构说明了，大家可能就对我下面讲的理论上的推进有一点明白了。我先以文学的实例来说明。

第一个实例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小说家海明威所写的《老人与海》。这大体能说明我要讲的未知结构是怎么回事。大家知道，美国文学的历史并不长，但是它也有一些高峰性的构建。最高的高峰，我想大概应该是海明威了。他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而且非常奇怪，大家知道，对诺贝尔文学奖经常有争议，说这个人可以，那个人不可以，大家会有好多争议，但海明威好像没受到过太大的争议，似乎没有什么人说海明威的诺贝尔奖不太该获得，几乎很少有。



海明威获诺贝尔奖的一个极重要的作品，是极短的一个作品，叫《老人与海》。他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有几部作品，但是非常重要的、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是《老人与海》。《老人与海》这个作品，它的内容非常简单，用一个粗线条概括的话，太简单了。我想大家可能还有一些印象。



海明威

一个打鱼的老人，一直想打一些大的鱼来改善自己的生活。他孤独地住在海边。有一天出海的时候，他终于打到了一条大鱼，和这条大鱼搏斗。这条鱼太大了，已经不是他的年龄所能搏斗得过的了，但是他用他打鱼的经验、技术，终于把这条鱼制服了。这条鱼很大，他很难把它拉到船上来，只能拖在船的后面，慢慢地往回走。但是在搏斗的过程中，这条鱼在不断地流血，血吸引了其他的鲨鱼，其他鲨鱼就把这条鱼一口一口地吃掉了。

所以，实际上这个老人拉到岸上来的是一副鱼骨头，鱼已经没有了。他一看，哎呀，鱼没有了。他非常疲惫非常劳累地、慢慢地走向自己海边的小木屋。他睡了一觉，在睡梦当中，还梦到了狮子。如果简单说来，好像就这么一件事情。



它当然描写得非常具体、生动，在海里打鱼的情景、海浪的情景、他搏斗的情景都非常具体，但是整个构架，就这么一个构架。那么，按照我们比较粗糙的想法，就觉得很奇怪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，成了一个世界上很少有争议的现代经典。没有什么争议，原因何在？为什么这个作品是伟大的作品？有很多作品写过渔民，有很多作品写过打鱼，为什么只有它是伟大的？伟大在何处？是他对海浪的描写吗？海浪的描写，写得更多、更好的人也有很多，他的秘密在何处呢？我给大家做一个

简单的解释，就是这个作品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架，就是我所说的未知构架，未知结构。未知结构是什么呢？

你看完这个作品以后，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：这个渔民，今天他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？他经过搏斗，把一条非常巨大的鱼打回来了，然而鱼被其他鱼一口一口吃掉了，拉回来一副空骨头，他究竟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？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想象。如果我们就此开一个辩论会的话，两派的争论会非常激烈。面对这部看上去容量不大的作品，同意他是胜利者的一派人，同意他是失败者的一派人，会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。说他是胜利者的，一定会说，他年纪那么大了，把一条鱼制服了，当然是胜利者，人最高贵的地方就是生命的体现。认为他是失败者的就说，他又不是运动员，打鱼又不是在奥运会上比赛，他是个渔民，他有物质需要，他拉回来的是副空骨头，当然是失败者。认为他是胜利者的还可以反驳说，他还活着，他今天能制服它，明天也还能制服同样的鱼。他的信心百倍，海天天在，鱼天天在，他制服了，他现在这么一个生命还活着，他当然是胜利者。认为是失败者的人就说，他已经活了那么多年了，他还贫困，意味着他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会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，他可能以后再也遇不到了。认为是胜利者的人会说，遇不到他仍是个守候者，你看那么大的大海，他一个人的小木屋，面对着大自然，他一个老人在这个地方，就显示出伟大。他看到小鱼过去，大鱼过去，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出海，他代表了人类的力量。认为是失败者的也可以说，什么代表人类的力量？你看他没有妻子，家人也不和他在一起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年纪那么大了，在这么一个海边守着，就人生

来说，完全是一个失败的造型。认为是胜利者的又可以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虽然疲倦，但是还做了有关狮子的梦。认为是失败者的又可以讲很多很多话。大家可以设想，这场辩论是没完没了的，可以永远进行下去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辩论。也就是说，海明威营造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话题。这个话题属于人类的本体，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，实际上是讲不清楚的。每一次胜利都可以找到里边失败的因素，每一次失败也都可以找到胜利的因素。这好像是个哲理，千万不要把这个哲理讲出来，如果把这个哲理讲出来，这个作品就浅显了，就似乎是已经快速地给了它已知结构。它就是把这个构架放在里边，没有结论，让所有参与的人都投入进去，看这个作品的时候，觉得这里有无数可以让我思考的余地，我一会儿赞成这一边，一会儿赞成那一边，在这个作品当中，我永远是个徘徊者，这个作品就伟大了。好多读者觉得，面对这个作品，我永远是徘徊者，它不是交给我一个结论。而我如果拿到这个结论，这个作品就小了，因为所有的构架落在最后这两句结论里边了，这个作品就是小作品。你把它抻大以后，年轻的时候，中年的时候，年老的时候，在这个作品里边，我永远有一种两难的选择，选择完以后，还是两难的。它开辟了一个宏大结构。我想大家能够理解我所说的意思，用他的写作技巧开辟了一种结构，开辟了一种巨大的阅读经验。

这一点我还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。另一个例子就是，当时里根在做美国总统的时候，有一次“挑战者”号航天飞机爆炸了，这是人类的悲剧。宇航员上去的时候——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教师——全世界都看了电视直播，上去以后突然爆炸了。爆炸以后，大家突然都很沉默，全人类沉默，后来大家非常悲哀。我觉

得，那天晚上里根做得非常有艺术性。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，他在电视里发表讲话，说：我知道美国人都没有睡，我今天的讲话是对孩子们的，我知道你们的父母亲，能够明白这一点，但是，孩子们可能受不了。我要给孩子们讲一讲，什么是胜利，什么是失败。第二天美国好多报纸说，里根昨天晚上的讲话，让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。这是一次失败吧？是一次失败。但是为什么那么悲壮？为什么所有教堂的钟声都鸣响？为什么那天所有的国家都对天空表示一种由衷的敬意？而且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觉得应该终止这个实验？就在爆炸以后没多久，报名做宇航员的人数几百倍地增长。什么道理？失败和成功就这么复杂地融合在一起了。为什么能让美国记者想到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呢？《老人与海》的伟大结构，这个未知结构使之伟大；这个伟大结构，隐隐然地又挑起了人们内心的一种感觉。

我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，在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日内瓦的一个宫里，看到西班牙画家画的两幅画，是要求和平的，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们看的。他画了个什么画呢？这两幅画令我当时心里怦然一动：一幅是人类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，胜利者的图像；一幅是失败者的图像。胜利者的图像是在庆祝胜利，他们的元帅接受人们的欢呼，但元帅背后，是抬着的很多很多烈士的棺材，棺材后面跟着烈士的母亲，白发苍苍，寒风萧萧。这幅画画的是胜利者，但这个胜利包含着多少的血泪。另外一幅是战争失败的现场，这个地方失败了，但是，很多人面对尸体的时候，握着拳头，仰望苍天，你知道他们要发愤图强，让你感觉到，某一种事情要延续下去。这两幅画都表现出一种胜利和失败紧紧交融在一起的、难分难解的结



构。它在联合国的欧洲总部，可能是给世界各国的元首一种警示，你们到底追求什么结果？但是这也让我们想起了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。它组建了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就是，把人类纳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。哪个作品能够让人两难，它就有可能通向伟大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，如果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的话，那就完全不是如此了。你说我们要和平，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作为一个作品，这就太简单了；不光是我们要和平，或者是我们要复仇，这个话也对，但这样说就太简单了。所以它是一种两难结构，让人陷入一种深深的思考。这种深深的思考出现在一个作品当中，勉强讲起来就可以说是未知结构，未知结构也可以说成是两难结构，这是一样的。两难就是说我得不出一个结论。

这里边有一个逻辑要出现了。一个什么逻辑呢？就是按照我们中国观众的习惯和习惯的思维，就要问一句话：你自己还两难，你写出来让读者怎么办？你怎么还没想明白就写出来？那么，大师们就回答，如果我想明白了我还写它干什么？文学作品和其他不一样，如果想得很明白了，我还写文学作品干吗？我专门要和读者去寻找人类难以想明白的问题。这里边有一个逻辑上的差异，大家其实能够品评，哪一种更符合艺术的本性。艺术的本性和哲学的本性，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本性有差异，有很大的差异。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。

第二个例子是，曾经在很多年以前，我们在座的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大概还有一点印象，很多年前北京曾经上演过的一个戏，叫《伽利略传》，那是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创作的。当时是由戏剧大师黄佐临导演的。大家可能还有印象。我想讲讲这个作品，说明它的未知结构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个作品如此精彩。

伽利略被很多人写过，但是在我看来布莱希特写得最成功。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科学家的故事。伽利略在街上买到了一个北欧一个国家发明的玩具式的望远镜，他把这个望远镜改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文望远镜。在用天文望远镜看天体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哥白尼的理论是对的，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天体理论。而他提出的天体理论和教会的思维是完全不同的，于是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处罚。这个时候，他遇到了我们看起来是很大的一个考验，就是究竟是坚持真理，还是要保住生命。我们简单的思维是这样的，我们非常希望他坚持真理。但是伽利略的情形不是这样，在宗教裁判所的严刑逼供下，他忏悔了。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，按照我们的分析，他一定是被严刑逼供了，他当时 70 多岁，年纪非常大了，而且又有关节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忏悔了。他的忏悔使得意大利的科学家们很难过，他们觉得我们的大师也忏悔了，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，由于他的这次忏悔，意大利的科学后来一蹶不振。在伽利略忏悔之前，意大利的科学发展得很好，他忏悔以后意大利的科学就一蹶不振了，而且人类的科学也由于他的忏悔而延迟了。那么，人们就会问，伽利略的这次忏悔对不对？

布莱希特后来写得也非常好。尽管伽利略忏悔了，但是他还是被流放了，流放到北方的一个森林里边，没有人去理他。怕事的人不敢理他，原来的朋友也不去理他。因为在朋友们看来，他是一个变节分子，因为他忏悔了。他非常非常地寂寞。但是，在寂寞当中，他又写出了一本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，当这本更伟大的天文学的著作传到他的学生手里时，学生困惑了。他当初该不该忏悔呢？如果不忏悔的话，他肯定死了，死了的话

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作品了；如果忏悔的话，尽管有了伟大的作品，但是对于科学家的人格和气节来说，总是打了一个问号。所以，在这个戏的最后，他的学生们在研究一个问题：在数学上最近的距离是直线，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最近的距离到底是直线还是曲线？老师肯定是走了一条曲线，如果是直线的话，这条线早就断了。人生和数学有点不一样，走直线可能会让这条线中断，不得不走曲线；而且曲线能通到目标，直线不能通到目标。在人生道路上到底曲线更好，还是直线更好呢？布莱希特没有结论，他站在伽利略可以接受的一面，同情伽利略的忏悔的这一面来讲话了。但是同时他又认为，伽利略有没有可能是科学上的巨人、人格上的小人呢？他也提出了这个疑问。

当然，我在一篇文章里为伽利略辩护了，就是当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，他宁肯转向敌人，而不理那些朋友。所有的朋友天天讲他好好好，突然有一点小麻烦，所有的朋友都出卖他的时候，他宁肯面对敌人，等于把自己的脸涂污了以后，求个安静，在安静中开始做学问。学问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是他的生命惯性，我以我的方式去理解他。但是布莱希特更伟大，他从一种结构上思考到底是什么，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广大观众。布莱希特不是故弄玄虚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一个自然科学家，站在世界上，在固守人格和延续生命过程当中，他应该做什么选择？他不是政治家，他不是一个社会改革的勇士，他只是一个科学家，他该怎么走？伟大的人格到底是什么？伟大到底是什么？布莱希特不知道，他用一个作品把这个问题交给人类，让人类共同去体验。尽管他不知道伟大的人格是什么，但是这个作品的构架是伟大的。我刚才讲的海明威，让大家体验失败和胜利，

是两难；伽利略这个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，也是两难。他把这两个山峰都竖在读者的眼前，就像海明威把失败和胜利这两个山峰同时竖立在你眼前。山峰和山峰之间感应的磁场，山峰和山峰之间峡谷当中的流云、雾霭，让大家一起去感受，这个作品的构架就比较雄伟。

《红楼梦》是第三个例子。它的伟大就在于，作品中包含着很多两难结构，也就是未知结构。这是我们以前的作品很少包含的。伟大的作品，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，它都有这个结构在。在我看来，王国维先生的《〈红楼梦〉评论》里边，最早指出了这一点，就是它的两难是无法填补的。林黛玉和贾宝玉，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，大家多么希望他们结合，但是杰出的曹雪芹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麻烦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无法想象，一个做了丈夫的贾宝玉将是什么样，一个做了妻子的林黛玉将会怎么样，我们难以想象。他们每个人都具有很多美好品质，恰恰是贾宝玉不具备做丈夫的任何品质，林黛玉不具备做妻子的任何品质，这是一个无法结合的人格构架。但是，又让观众觉得希望他们好。他们万万不可结婚，一结婚就完了。他们真的结婚以后，你看他们日常生活该怎样？一个如此地小心眼，如此地多愁善感；另外一个如此地花花草草，如此地心猿意马。他们在一种早期的、追求自由的结构当中，按照我们的话来说，他们是精神占有。但是当这个结构是一个情感结构，不是精神结构，而且情感完全是恋情的结构时，他们能在一起吗？能过日子吗？这个一下子使作品伟大了，因为它又挖掘出了人类的一种本真的矛盾。大意义上的精神占有是难以消受日常生活当中的琐碎、麻烦的，该怎么办？不知道。这个不知道不是现在不知道，也不是清朝的时候不知道，是永远不知道，因为这是人

类永久的悖论。当《红楼梦》里具有这个结构的时候，它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悲剧的不可避免，某种意义上，就是我们面对的两难，永远找不出一个最佳方案。于是这个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了。做小它的结构的，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排演的各种各样的《红楼梦》，我们往往把这个结构做小了。三角恋爱，他们两个快要好了，冒出来个薛宝钗。薛宝钗背后又有贾母。贾母太坏了，还有一个坏人就是王熙凤。所以，恨不得什么时候，贾母早一点死亡或者什么，那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好多改编《红楼梦》的戏剧往往就是这样，把事情搞小了，那不能怪戏曲作家，因为它是一个世俗结构，没办法，它无法得到曹雪芹的宏伟之气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写续篇的高鹗也了不得。了不得在哪里？论意境上他远远比不上曹雪芹，这是事实，但是他保持了悲剧结构，保持了两难选择，这是他的伟大之处。

《红楼梦》的悲剧是任何人死掉——死掉贾母，死掉王熙凤，都无法避免的，这才是大悲剧，大两难。大家知道吗？大两难、大未知就成为一个大作品。如果有个方案可以解决的话，这个悲剧就小了。没有方案，大悲剧是没有解决方案的，让人们一代一代地去希望它解决，一代一代地长叹一声无法解决，这就叫大悲，叫千古大悲剧。

所以，我觉得，高鹗写的结尾不管怎么样写得很漂亮。就是贾宝玉的父亲贾政，要把贾母的棺材送到家乡去，那本身是里边的一种权力结构的了结。他送到现在的常州这一带，大雪天，自己一个人在船上，让跟随他的随从上岸去告诉常州的朋友们，说我路过这儿，由于雪太大，你们也不要访问我了，我也不上岸了，去投帖，一个一个去投帖。所以船上只有他一个人，漫天大